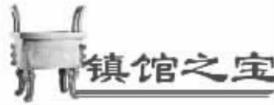


- ☞ 网言网语不仅是鲜活有趣的表达方式,更能准确反映出普通人的生活关注,以一种直接明了的方式呈现市井百姓的人生百态;
- ☞ 有的网络语言听起来像是不好好说话,或许是因为使用者想说与众不同的话



网络语言,你究竟是啥意思

□ 余颖



重要的事情为什么非要说三遍?
世界那么大,谁想去看看?
我想静静,静静是谁?
如果这些句子不能让你会心一笑,那么你去去年多半生活在火星上。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网络语言篇”作者李波和何婷婷收集了天涯网络论坛2015年度发布的25.6万个帖子,约65亿字,整理出2015年最火的10大网络词汇,分别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你们城里人真会玩”“为国护盘”“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偏靠才华”“我想静静”“吓死宝宝了”“内心几乎是崩溃的”“我妈是我妈”“主要看气质”。

这些网言网语不仅是鲜活有趣的表达方式,更是社会百态的生动演绎。

政经热词进入日常生活

2015年最热的一个词应该是“互联网+”。

这个汉字加符号的词汇第一次作为独立概念提出,出自易观国际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于洋2012年的一次发言。网友于2013年在百度百科上创建“互联网+”词条。2015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提交了《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议案,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这个原本陌生的词汇在日常使用中渐成燎原之势。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有声媒体语言分中心研究人员邹煜做过一项研究:他在中国知网(cnki)用篇名精确匹配检索关键词“互联网+”,得到2011年至2015年共5年的结果。数据显示,2011年只有两篇论文研究“互联网+”,2012年6篇,2013年5篇,2014年40篇,到了2015年陡增至14225篇。

在百度新闻中,“互联网+”的搜索结果一路飙升:2011年只有162篇,2012年有575篇,2013年有270万篇,到了2015年就有753万篇。

“互联网+”火起来,主要是因为互联网点石成金的化学效应,适应了当前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寄托了各个行业转型升级的期望。邹煜收集了2015年提到“互联网+”的报纸资料约2.7亿字次,超过25万个文本,通过检索、人工甄别和统计得到167个“互联网+x”的形式,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行业分别是“互联网+”农业、教育、金融、医疗、电影、文化、旅游、政务、汽车、房地产等,每一个都迫切需要插上互联网翅膀。

“我妈是我妈”源自一条新闻。2015年4月,有媒体爆出北京市民陈先生为了办理出境旅游手续,被要求提交他和母亲的亲子关系证明。2015年5月6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痛斥某些政府办事机构为人民办事多道“障碍”,就讲了这个故事。

根据李波的研究,“我妈是我妈”的使用高峰出现在2015年5月到7月,也就是李克强总理引用这一案例之后,反映了网

民对减少行政手续、简化办事流程的期望,是政治领域简政放权改革的缩影。

“为国护盘”则来自经济领域,与去年我国股市的大起大落息息相关。这个词本是一份研究报告的命题,套用了金庸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股市行情整体不好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抛售股票。网络上有人发起了一个口号,叫“为国护盘,”意思是不要为个人利益抛售股票。2015年6月,股市登顶至7年半新高5178.19点时,“为国护盘”的使用量也达到最高峰。但随着股票市场的稳定,这个词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社会热点引发的全民娱乐

还有些网络词汇的走红看似很偶然,甚至莫名其妙。比如“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个词从2015年7月份开始流行,到2015年10月左右达到顶峰,现在已经形成惯例,重要的事情必须说三遍。

可这句火得一塌糊涂的话,连个准确的出处也没有。有人认为出自一个动漫人物的台词,有人认为出自一段药品广告,甚至有网民扒出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作品。

还有那句颇有情怀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它源自河南省实验中学一名女心理教师的辞职信。这封仅有10个字的史上最任性辞职信,领导最后还真批准了;挂上网之后,竟然火了。

其实,走红是偶然中的必然,因为它挠到了网民心头的痒痒肉。

现代人对远方的向往早就败给了压力山大的生活,所以,一个想走就走的旅行者出现时,大众心里的那根弦也被触动了。不过生活的压力始终还在,网民的向往大多也变成了无奈的调侃。比如变身对联体,上联: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下联:钱包那么小,谁都走不了;横批:好好上班。或者老板递来的辞退信“世界那么大,我想让你去看看”。有个歌手甚至还发了一张同名专辑的同名单曲,并戏谑地强调,“我要牵着你的手,你记得带着钱,别让我的人生就地打转转”。

既然是全民娱乐,专业的娱乐圈也贡献了不少段子。比如“你们城里人真会玩儿”,简称“城会玩”,源自戛纳电影节上某中国明星披着东北大棉服的装扮。在引起众人嘲讽时,女明星在微博上自嘲地称自己是农村小媳妇儿,并说你们城里人真会闹,后来演化成你们城里人真会玩儿。同样的词语还有“主要看气质”“吓死宝宝了”,都来自偶然的一件娱乐新闻。

另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网络用语则纯属生造,就为了追求好玩的效果。比如“伐开心,买包包”。为什么不开心要买包包呢?因为包治百病啊!真是活得久了什么都能见得到,简称“活久见”。

“网络流行语往往是互联网浪潮下全民娱乐的时代产物,它所包含的绝不仅是网民对语言的一种再创造,其背后隐藏的社会意义要远超出词语表明。”李波说,“通过对网络用语的细致分析,可以准确反映出普通人的生活关注,以一种直接明了的方式呈现市井百姓的人生百态。”

二次元的一代,就是要不同

还有一类网络用语,原本属于一批特殊的使用者:90后和00后,或者用他们的自我定位——二次元的一代。

通俗地说,“二次元”即指二维平面世界,在动画(Animation)、漫画(Comic)、游戏(Game)、小说(Novel)组织成的ACGN文化圈中,被用作对“架空世界”的称呼。他们甚至有自己的吉祥物,一种被称为

“二刺螈”的蝶螈。
顺道说一句,现实世界被他们称为三次元,与二次元是两个世界,通用语言也不一样。不信,来看看二次元的对话吧。
“现充们,还记得自己中二过的样子么?”

“我造,就是酱紫啦!”
在大街上听见这样的对话,恐怕大部分人的反映是“啥?”但是对生活在二次元的那群人来说,这就是类似“吃了么?”一样的通用语。

他们谈论的内容是主流社会不了解的,新番、伪娘、废柴……来自ACGN的词汇个个新潮。他们的表达方式与三次元截然不同,随意地省略、组合,造就了面基(见面成为好基友)、现充(现实生活中充实的人)、“狗带”(英文go die,去死吧的音译版)、肿么了(怎么了)等完全不符合语法逻辑的词汇。

北京喵喵科技专门为二次元做了一个社交软件和文学创作平台,已经拿到了天使轮融资。“95后已经长大到20岁了。”公司负责人丁丁说,“如果你和这个群体有足够的交流,你会发现,年轻的个体越发多元,多元到你已经无法从他们看什么书,听什么歌,有什么兴趣爱好去定义他们,他们身上都有无数个维度。你能想象,当这些多维度少年在和三次元现充们交流的时候,内心流淌着淡淡无望吗?”

在丁丁看来,二次元喜欢与众不同,说话自然也不想附和三次元。简单点说,就是他们不想好好说话,更不想说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样的话。

ACGN文化圈出现的背后,是动画、漫画、游戏、小说等在产业链上的紧密关联,更是一个有话语权的人群逐渐兴起的标志。根据艾瑞咨询的调研数据,2015年我国核心二次元用户规模达到5939万人,二次元用户总人数近2.19亿,覆盖62.9%的90后和00后;2016年,泛二次元用户规模将达到2.7亿人。

新生代出生在物质条件相对富足的环境,消费力不可小觑,同时互联网基因与生俱来,形成巨大的经济体,也让他们的喜好和消费习惯成为商家眼红的蓝海。近日,腾讯斥资2亿元入股弹幕视频网站哔哩哔哩Bilibili(简称“B站”),阿里巴巴此前以45亿元收购优酷土豆,从而间接持有二次元社区AcFun(简称“A站”)。去年,A站大股东蔡冬青名下的奥飞动漫收购了国内最大的原创漫画平台有妖气。

经济生活中的消费能力,也让二次元人群拥有了日常生活里的话语权,原本只属于二次元的词汇逐渐向主流语系漫游,被商家和大众媒体接受,进而成为网络语言的主体之一,至少弹幕、正太、萌物、宅男宅女这些词儿已经进入大众词典了。



诗人拍电影 唱的是哪台戏

□ 杜浩

也不媚俗迎合。

诗人成立电影公司,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电影存在的“陈词滥调”、“媚俗迎合”现象的深恶痛绝,也表明了他们决心改变中国电影现状的信念。无论他们是艺术上“跨界”也好,还是被质疑“不务正业”也好,抑或是能否成功存在疑问,但他们的想法,还是值得肯定。但是,这“十诗人”虽然具有创作“不一样的电影”的艺术抱负,拍出他们认为“心目中的好片”,为中国影坛带来一股创新、清新之风,但是否就此能拯救中国电影艺术呢?

目前,娱乐化、庸俗化的确是中国电影存在的问题,很多电影人和电影作品缺乏创新精神和艺术追求,只满足于短期利益目标。尤其是一些电影创作者追求娱乐没有节制,不惜失去伦理道德的底线,结果其电影作品不忍直视。

最近看了几篇对华语烂片不断表达忧虑的文章,更感到“十诗人电影”欲拯救中

国电影,恐怕仍然是徒有良好的愿望,中国电影,严峻现实仍是令人忧虑。

比如,6月13日导演李安在上海电影节举办的论坛上说,抢钱、抢明星容易造成“泡沫化”,让观众放弃电影。你要把观众拉到戏院好难啊。现在电影有生机,这是好事,但是不能忽视观众负面疲惫的情绪在滋长。

一位电影界评论人士曾发表一条微博,评价烂片就像烂透的水果,想尝一口都无从下嘴,唯有全部吐掉还得漱口!很快,这条微博就转发300多人次,点赞数也有100多,可见观众对烂片的抱怨,颇有共鸣。

被斥为烂片的电影,常常具有粗制滥造、逻辑混乱、情节幼稚、表演夸张的共性。比如今年一部接一部被各路观众打了低分的电影,说明国产电影想要“雄起”还是炒作,未来大家依然得在成堆的烂菜里挑几片相对新鲜的叶子。往前回溯,这几年被冠以烂片之名的电影,其实在上映

时演员阵容和宣传声势都很大,当观众抱着期待的心情前往电影院却失望而归时,就不可避免地评价它们为国产电影中的著名烂片。这时候,其实观众错了。真正的烂片,多数观众都看不到,因为它们实在太糟糕而不过不了电影评审,进不了电影院。有评论说,这种烂片,属于彻头彻尾的垃圾,毫无营养,除了骗钱外也别无追求——现在国内很多影视作品都是这个路子,不过大部分都没有这份直扑你钱包的匪气,它们还要遮遮掩掩,偶尔用情怀自我伪装。国内电影烂片如云,看到一部好片的难度,不亚于沙里淘金。

所以,诗人“要拍不一样的电影”,就不可能超脱于现实的电影生态环境,就要面临拍文艺片可能会赔钱,拍商业片可能会迎合流俗的选择,就要在电影创作者的审美趣味和大众喜好方面作出选择。这无疑是“十诗人电影”所要面对的挑战和考验。



近日有一家“十诗人电影”公司在成都正式成立。由著名诗人翟永明、韩东、杨黎、周亚平、吉木狼格、王敏、石光华、马青、何小竹组成的这“十诗人电影”的核心创作团队,他们喊出的口号是:“要拍不一样的电影。”

在中国文艺圈,有演员当导演,也有作家当导演的现象,现在诗人们也开始拍电影了。这一文艺现象,是令人喜还是忧耶?

兼任“十诗人电影”公司营运总监的诗人何小竹介绍说,他们“不排除将我们自己的小说、诗歌拍成电影”,而且还要邀请和吸纳更多中国诗人加盟,拍不一样的电影,以实际行动改变中国的电影生态。

那么,在这些诗人眼中,当下中国电影是怎样一种生态呢?他们说,中国电影目前正遭受“太多烂片的影响”,所以,他们“要拍不一样的电影”,像当年写诗那样摒弃一切陈词滥调,探索全新的电影叙述语言,讲述全新的电影故事,宁可遭受争议,

钩如犀牛

□ 李若

与犀牛有关的文物既有光鲜亮丽的外形,又暗藏着残酷的历史

最近,重庆三峡博物馆推出了十多件文创作品,其中最热门的要数取材于文物“战国巴蜀金银错犀牛铜带钩”的首饰盒了。今天,设计师根据现代人的喜好把犀牛的造型做成了首饰盒,古人的金银工匠原也会用创意灵感来设计作品,他们将犀牛别在腰带上,变成了象征财富地位的装饰品。

巴蜀金银错犀牛铜带钩是一件颇具文物艺术价值的稀世巴蜀青铜器。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所编的《华夏文明史图鉴》中,这件带钩被称为“整体为独角犀形”。它于1954年在四川广元昭化宝轮院发掘出土。带钩长23.4厘米,宽9厘米。其身作犀牛形,颈部有双鬣,并利用犀牛头上的角延长回曲为钩,钩端另饰一兽头。通身系金银丝、片嵌错,纹饰图案由多种变形几何纹样组成。该器造型优美,体态雄浑,纹饰精细,显现了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器独具的风格和精湛技艺。



这件文物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服饰文化特征。在唐代成玄英注疏中说得非常肯定:“钩,腰带钩也。”其实,带钩的称呼在唐代以前就早有记载,古时称带钩常用一个“钩”字,在古文献上出土的钩铭和册册上都有明确的记载。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楚简就直呼带钩为钩,“一组带,一革,皆有钩”。江苏丹阳东汉墓出土的带钩自铭“永元十三年五月丙午日钩”。其他《左传》《国语》等书也都提到带钩,最为人们熟知的是《淮南子·说林训》记:“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在当时就是身份和时尚的象征。

犀牛铜带钩展示了我国古代传统的金银错工艺(亦称金银镶嵌工艺)。这种铸造工艺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技术领域出现的工艺分支。在铸造成型的青铜器上采用各种质地的材料,例如绿松石、玉石、玛瑙、金银、赤铜等,实施隐蔽的技法形成精美华丽的图案或文字。这种工艺的出现,表明古代的青铜器装饰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

犀牛铜带钩还让笔者联想到犀牛这种造型的应用。据现有的博物馆记录,我国有多种与犀牛有关的文物瑰宝。汉之前青铜器的代表作品中,就有铸有27字铭文的商代小臣簋尊、造型极为准确的战国错金云纹铜犀尊、唐代丛筌双犀铜镜、三彩犀牛枕,更不用说那些精美绝伦的明代犀牛杯了。

尽管犀牛自有尊贵之意,然而史实是2000多年前,犀牛就在我国大地彻底灭绝。据记载,3000年前的华南地区,气候湿热,植物繁茂,曾生存过大量犀牛,甚至被人类驯养。长江流域更是犀牛活动的天堂,《墨子公输篇》描述:“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古之云梦泽,包括了整个洞庭湖区域。先秦文献,强调我国南方和西南是犀的主要产地。《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岷山其兽多犀象。”就是当时华北大地,也应是犀牛的天堂。考古发掘证明,从华北到华南都有犀牛的骨骼化石出现。

因为人们对犀牛利用价值的发现,引起了其在中国灭绝的发端,那么接踵而来的一个更大灾难,则是春秋战国时期。在烽烟四起、兵戎相见的大时代背景下,对犀甲的大量需求,造成了对犀牛长期的滥肆捕杀,而犀牛的生殖率又很低,犀牛最终走向了灭顶之灾。这并不会阻止人们对犀牛的需要,唐宋至后世,很多犀牛制品都是取材于苏门答腊犀牛。今天该物种已成为极度濒危动物,全球仅存100余头。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责任编辑 敖蓉 梁婧
美术编辑 高妍
邮箱 jrbzmzk@163.com